



▲定陶汉墓

□张永红

定陶古称陶，又名陶丘，是我国最早设置的县治之一。早在实行郡县制的秦朝初期(公元前221年)，即置定陶县，距今已有2200多年的历史。春秋末年越国大夫范蠡在帮助勾践灭吴之后，功成身退，几经辗转，在此定居经商，号陶朱公，定陶因此而得名。

《史记》记载：“春秋末年，陶天下之中，诸侯四通，货物所交易也。”自春秋至西汉的800多年间，定陶一直经济发达、交通便利，是当时中原地区的水陆交通枢纽和经济中心。历史上定陶曾十二次为国、八次为郡、两次置军。因其历史悠久，2009年定陶被国家民政部命名为“千年古县”。2016年4月，撤销定陶县，改设菏泽市定陶区。

公元前202年，汉高祖刘邦在垓下之战中击败项羽，收复鲁地，来到定陶。《史记·高祖本纪》记载：农历二月初三，刘邦“乃即皇帝位汜水之阳”。汜水是一条当时流经定陶的古河道。刘邦登基处古迹犹存，即为定陶区姜楼村南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——官垆堆遗址。刘邦就是在这里举行登基大典，正式称帝，改国号为汉，开启了长达400余年的大汉王朝。因此定陶成为汉朝的龙兴之地。

往事越千年，弹指一挥间。本世纪初，根据群众举报，当地公安部门抓获了一批盗墓嫌疑人。经过审讯，公安部门在官垆堆遗址西南方的马集镇灵圣湖附近，发现了一座鲜为人知的古墓。2010年秋，经国家文物局批准，由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牵头，联合市县文物部门，开始对古墓进行抢救性发掘。出人意料的是，在这片普普通通的农田里，取得了令人震撼的发现。

由于定陶地处黄泛区，历史上黄河多次决口泛滥，泥沙不断淤积抬高，古墓被埋在地面10米以下的深处，致使发掘过程异常艰难。

经过考古人员紧张的工作，发现这是一座南北长约90米、东西长约70米的“甲”字形木椁古墓。在层层夯实的封土之下，墓穴被特制的青膏泥和流沙封护。打开由上刻汉字的两层青砖，古墓终于露出了“庐山真面目”——原来这是一座“黄肠题凑”形制的汉墓。这一发现震撼了在场的专家学者，也在国内考古界引起轰动。因为“黄肠题凑”在中国古代是只有皇帝才配拥有的高规格葬制，其他皇亲国戚和高官大臣只有经过皇帝的特赐方可享用。

所谓“黄肠题凑”，是西汉帝王陵寝的一种独特形制。它由剥去树皮后优质坚固的黄心柏木组成，故称“黄肠”；而墓内四壁均为柏木层层堆垒，且木头皆向内侧，称为“题凑”。千百年来，对于“黄肠题凑”，人们只是从古典文献里有所了解，却从来没有发现过实物。直到上世纪

70年代，北京发掘出大葆台汉墓，才第一次向世人证实了“黄肠题凑”的真实存在。时隔30多年，在定陶发现的“黄肠题凑”汉墓，无论从规格、等级，还是豪华程度上，都远远超过了大葆台汉墓。

举例来说，之前30多年间国内发现的八座汉墓所用木材总量约为2300立方米，而定陶汉墓，单座所用木材就在2500立方米以上，相当于其他八座汉墓的总和，其规模之大令人惊叹。

进一步考察发现，这座古墓结构复杂，宛如迷宫。沿着松柏木材搭建的回廊蜿蜒前行，发现其中仅墓室就有23个。古墓所用的木材虽历经2000多年，至今仍散发出阵阵清香。参与考察的专家们一致认为，定陶汉墓是国内目前发现的同类陵墓中，规格最高、规模最大、保存最为完整、最有代表意义的，也是“黄肠题凑”葬制发展到最为成熟阶段的典型代表，对研究汉代墓葬文化具有重要意义。

那么，这座豪华陵墓的主人究竟是谁呢？专家们迫切想要找出答案，然而接下来的发掘没有更多新的发现。原来，陵墓自建成后，历经千年风雨，一直是各路盗墓贼觊觎的对象。2000多年来，陵墓多次被盗挖，仅现存的盗洞就多达30多处。墓室内墓志铭、陪葬品不翼而飞，棺椁也已四分五裂，墓主的尸骸早已不知去向，这给鉴定墓主身份带来极大困难。

为了揭开定陶汉墓的神秘面纱，文物保护专家多次到现场考察。在2012年6月的一次例行考察中，突然有了意外的发现。专家们从主墓室门前的地板下面发现了一件古代用竹子编制的盛器——竹筥。竹筥用丝织品包裹缠绕，里面叠放着一件深色的汉代丝质女性长袍。长袍背部缝有一块做工精细、精美绝伦的玉璧，虽历经千年，长袍和玉璧保存基本完好。这一重要发现，令人喜出望外。

作为汉朝龙兴之地的定陶，西汉时期先后隶属梁国、济阴国、定陶国，当时号称“天下之中”，是一片富庶之地。汉元帝刘奭曾封其最为宠爱的儿子刘康为定陶国国王。刘康娶丁姬为妻，不久生下后来的汉哀帝刘欣。刘欣登基后，封其母为帝太后，丁姬因此成为显贵一时的皇太后，建平二年(公元前5年)，丁姬病故。据《汉书》记载：汉哀帝以“天子之制”殡葬其母，着“珠玉之衣”，享受帝王级的“黄肠题凑”葬制待遇。这与2000多年后的考古发现是完全吻合的。

由于圣灵湖墓葬建筑考究，规模宏大、结构独特、保存完好，2014年被评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两年之后，定陶的十里铺北遗址再次入围“201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”，再次证明了这个千年定陶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。

□石小寒

济郑高铁12月8日通车，运河古城聊城也将踏上了新的节奏。这座曾经在悠悠桨声中行经千年的城市，不疾不徐地向南来北往的高铁乘客们，打开了大门。

聊城的慢性格，大约是因为历史悠久。早在春秋战国时期，这里就成为齐国西部重要城邑；明清时期，运河发达的航运，带给聊城经济昌盛和文化繁荣。这里“舟楫如云，帆樯蔽日”，被誉为“漕挽之咽喉，天都之肘腋，江北一都会。”因为历经了长久的昌盛岁月，聊城也就此拥有了独特的气度与节奏。

聊城东昌湖畔、运河两岸街巷布列，至今仍保留着白墙灰瓦的传统风格。各种店铺民居，随坡就势依河而建，称得上洋洋大观，又不缺少市井氛围。老城经年累月养成的感染力，让人一见不舍。

聊城的慢节奏，也得益于这座城市独特的地貌。这座江北水城，地处黄河冲积平原，方城俨然、湖水灵动。黄河在东部奔腾咆哮百余里，京杭大运河蜿蜒曲折到市区。

两条大河的润泽，让聊城有着北方城市少见的温婉。“南有杭州西子秀，北有东昌胭脂美”，千百年来“半是诗意半是情”的东昌湖，一直让文人痴迷，引英雄折腰。

泛舟东昌湖上，当清新宜人的风，舒缓地夹着芬芳的气息扑面而来，水天一色的湖面褪去银白色外衣，一幅淡雅安逸的画卷便展现在人们眼前。

聊城慢生活，从一份热气腾腾的早餐开始。呱嗒，是聊城人心中最深沉的乡愁，其创制于清代，迄今已有200多年历史。馅料有多种，色泽金黄，内外有油，皮酥里嫩。老人们聚在一起，吃着呱嗒，谈论着过去的事情，那些尘封的记忆被一一唤醒。

高唐老豆腐用黄河水制作而成，似雪如玉，滑嫩爽口，搭配特调的卤料，香味独特诱人。烤好的博平马蹄烧饼有着金纹旋叠，香酥微甜。

早餐铺子里的老师傅，精雕细琢着每一种食材，慢条斯理地成就着美味。享受早餐的人们，微闭眼睛，细嚼慢咽，既品尝食物的真

味，也是对自己安静内心的一次温柔呼应。

聊城是一个热爱读书的城市。湖岸、河边可见一个小楼，单檐歇山，青砖灰瓦，红漆梁柱，那便是“海源阁”。

海源阁为清代四大藏书楼之一，阁中藏书共四千余种，二十二万余卷。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，人们的阅读呈现短、平、快的特点，沉浸式阅读越来越难得，而在聊城可以体验一把“以书为舟”的慢生活。

山陕会馆，是清代聊城商业繁荣的缩影和见证，矗立运河西岸270余年。回望过去，古镇码头千帆竞扬，白昼人来车往，入夜歌舞喧嚷。

流连于山陕会馆中，在四柱三间歇山顶牌楼之下，仰望繁复的如意斗拱和琉璃、砖木雕构件，历史就凝固在整座会馆的建筑中，凝固在华美沧桑的木雕石雕里。

聊城最动人的，其实还是这里的人。谦和敦厚的聊城人，如同这座城市中白墙灰瓦、青石板路。传统赋予聊城人格局、眼界以及厚度。聊城人悠闲自在的生活节奏，浑然天成。

走在聊城街头，我们能看到书店中倚窗而坐的青年、东昌湖边的垂钓者、窄巷中喝茶闲谈的老人……不同的人，不同的场景，同样的悠闲自得，同样的潜心笃志。这种节奏，其实是一种无形的力量，为这座小城源源不断地注入文化气韵。

如今，聊城即将迎来高铁时代。高铁，缩短了城市之间的距离，为更多想要了解聊城、慢享聊城的旅客提供了便捷的交通条件。从古代京杭大运河到现代的高铁，聊城作为重要的交通枢纽，将再度向外界呈现出自己宽阔豁达的气质。

近几年，聊城旅游人数一再刷新纪录，这片土地上越来越多的风景正被人们翻开。随着高铁的“加速”，读懂这座小城，已经是触手可及的体验。

如果在傍晚登上光岳楼，伴随着夕阳，俯瞰全城，似乎能看见时光如何缓缓而过。古城内，一道石阶、一堵石墙、一个屋檐，仿佛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，在余晖下静静讲述着。古城外，又是高楼林立、万家灯火。以快的速度，奔入慢的城市，新的传奇正在接续书写。

▼聊城海源阁



【行走齐鲁】

## 乘着高铁，慢享聊城

【史海钩沉】

## 千古汉墓在定陶